

中国研究文献 2

創造社資料

第 8 卷

伊藤虎丸編

アジア出版

1979

使用底本

東京都立中央図書館特別文庫蔵(実藤文庫)

創造月刊(第1巻第1期～第1巻第5期)

創造社資料 第8巻

中国研究文献 2

1979年5月発行

全10巻 ¥80,000

編 者 伊 藤 虎 丸

発 行 ア ジ ア 出 版

182—91東京調布局P.O.BOX13

製 作 汲 古 書 院

102東京都千代田区飯田橋2-5-4

電話03(265)9764振替東京5-158035

落丁・乱丁本はお取替えいたします。

目 次

創 造 月 刊

第 1 卷 第 1 期(1926・3 底本は1926・5 再版を使用)	3
第 1 卷 第 2 期(1926・4 底本は1926・5 再版を使用)	147
第 1 卷 第 3 期(1926・5)	295
第 1 卷 第 4 期(1926・6)	437
第 1 卷 第 5 期(1926・7)	565

創 造 月 刊

創造月刊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上海創造社出版部發行

◀ 創造社出版部啟事 ▶

本部第一期股，已於二月二十八日截止，現經籌備諸人議決自三月十六日起招集第二期股款五千元。簡章列下：

1. 本部由創造社同人發起組織，專辦創造社書報之發行事宜。
2. 股額五千元，分作一千股，每股五元，一次繳足。
3. 八月三十一日為截止期。
4. 認股者除股息五厘外，有特價購書之權利。
5. 收股處上海寶山路三德里本部。

◀ 創造月刊及洪水半月刊改正定價啟事 ▶

原定價三角預定全年須三元三角另加郵費的創造月刊，因為預定者踴躍的緣故，成本減輕不少，所以重行減低定價為每冊二角八分，預定全年十二期大洋三元，國內及日本不取寄費，國外另加寄費八角。股東預定全年收半價一元六角八分，寄費另加，國內二角四分，國外八角。

同時洪水因增加了原有二分之一的內容的緣故，不能不略增定價，原定價每冊五分，全年一元二角四分，現改訂為每冊七分，半年八角，全年一元半，國內及日本寄費在內，國外另加，半年二角，全年四角。股東全年收半價八角四分，寄費國內一角二分，國外四角。

◀ 優待兩種刊物合定辦法 ▶

凡自現在起同時預定月刊及洪水各全年一份者，國內祇須大洋四元，不加寄費，國外另加一元二角。其原有單份定戶，亦可於五月份內補足缺數，同享權利。但此項辦法祇適用於向本部直接預定者。

請閱小週刊“A11”

‘A11’周刊是創造社出版部小夥計們所組織，除刊登小夥計們盡情的說話以外，關於本部的重要消息和啟事，廣告都在這個刊物上發表。凡是覺得工作疲勞，生活煩悶的青年，都當定一份看看，它會給你一點愉快和興奮。定價：每份售銅元兩枚，預定半年收洋三角，全年六角，國內日本郵費在內。定報處：上海寶山路三德里A字十一號。

四月二十八日創刊，各書局各派報處及各報販均有售。



第 一 期 目 錄

卷頭語

- | | |
|------------------|-----|
| 1. 文藝批評雜論 | 成仿吾 |
| 2. 論節奏 | 郭沫若 |
| 3. Curaçon (小說) | 張資平 |
| 4. 弔羅馬 (詩) | 王獨清 |
| 5. 詩選 | 穆木天 |
| 6. 幻想的窗 | 馮乃超 |
| 7. 譚詩 | 穆木天 |
| 8. 再譚詩 | 王獨清 |
| 9. 海洋作家比野陸蒂 (介紹) | 陳南耀 |
| 10. 密約 (小說) | 張資平 |
| 11. 寒宵 街燈 (小說) | 郁達夫 |
| 12. 給沫若的舊信 (通信) | 郁達夫 |

尾聲



卷 頭 語

天地若沒有合攏來的時候，人生的缺陷，大約是永遠地這樣的持續過去的吧！啊啊，社會的混亂錯雜！人世的不平！多麼的好事！難救的衆生！

回想起來，創造季刊的出世，去今已有四五年，週報的廢刊，到現在也有兩三箇寒暑了！

我們覺得生而爲人，已是絕大的不幸，生而爲中國現代之人，更是不幸中之不幸，在這一個熬煎的地獄裏，我們雖想默默的忍受一切外來的迫害欺凌，然而有血氣者又那裏能夠！

我們過去的努力，雖不值得識者的一笑，然而我們的一點真率之情，當爲世人所共諒。現在我們所以敢捲土重來，再把創造重

與，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爲（一）人世太無聊，或者做一點無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於萬一。（二）我們的真情不死，或者將來也可以招聚許多和我們一樣的真率的人。（三）在這一個弱者處處被摧殘的社會裏，我們若能堅持到底，保持我們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爲天下的無能力者被壓迫者吐一口氣。

我們的志不在大，消極的就想以我們無力的同情，來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慘敗的人生的戰士，積極的就想以我們的微弱的呼聲，來促進改革這不合理的日下的社會的組成。至於創造社的脫離各資本家的淫威而獨立，本月刊爲大家公開的園地等等可以不必再說，想早已爲諸君所察及。以後每期的稿子如何，執筆者何人，更不必自吹自捧，預先來引誘諸君。不過有一點我們可以請諸君安心的，就是『我們所持的，是忠實的真率的態度！』創造月刊，從今日起，又得每月與愛護創造社的諸君相見了。

一九二六，二月二十一日，遼夫



文藝批評雜論

成仿吾

一. 主觀的與客觀的

主觀與客觀是相對的，有此必有彼。主觀不外構成對象界之內面的作用。素朴的實在論 Naïver Realismus 以客觀的實在為與主觀獨立存在，然而這種對立的關係是依然存在的。由認識論 Erkenntnislehre 說來，在意識中，凡直觀等單係由經驗所統一的皆為主觀的統一，若再經過悟性 Verstand 的統一便可以稱為客觀的。換句話說，在直觀發展的途中，統一，區別而固定自己的普遍即是對象（客觀），這是與直觀之內面的統一——自我 Ego（主觀）——對立的。

在目前常識缺乏的一般人的眼中，大多數往往把主觀與客觀的作用認為絕對的，這是對於了解文藝批評的一種障礙。然而這裏還有第二種，或者可以說是更大的一種障礙，那便是一般的人對於主觀的 subjectiv 與個人的 individual 兩字的誤會。我們可以絕大的公算 Probability 斷

定現在一般研究文藝的青年和一部分努力或介紹文藝批評的人大多數把這兩個不同的字混用了。這種錯誤，一半是基於「主觀的」一字之誤解，一半是因為他們誤認感情為個人的瞬間的狀態。感情在純粹的狀態為體驗 *Erlebnis* 的指示，自有普遍妥當性 *Allgemeingultigkeit*，自是超個人的。

關於「客觀的」*objectiv* 一字，一般的用法亦不免有錯誤混淆之點。這個字決不能如一般人所臆想，可認為與自我獨立的。牠的意義是如康德 *Kant* 所謂，指經過先驗的統一 *Transzendente Einheit* 的。

總而言之「主觀的」含有超個人的性質，而客觀的真理的要素在有普遍妥當性與必然性 *Nothwendigkeit*；意識 *Bewusstsein* 之求心的 *Zentripetal* 方向為主觀的，遠心的 *Zentrifugal* 方向為客觀的，這中心便是自我。這些概念的理解，對於文藝批評的研究是絕對必要的，而要點在給牠們以正確的解釋。假如我們不能給牠們一種正確的解釋，那麼，我們研究的結果終不免是一些空中的樓閣。

研究文藝批評的人常分文藝批評為主觀的與客觀的。假使我們對於所謂「主觀的」與「客觀的」採用常識上的見解，那麼，這兩種批評上的主張是相反的，結果，是二者皆無意義，因為主觀與客觀是絕對不能單獨存在的。文藝批評家往往忽視批評所根據的 *A Priori*，所以各自高築空中的樓閣，往往達到相反對的結果。假使我們明白文藝批評所根據的 *A Priori*，假使我們了解這主觀與客觀的意義，那麼，這兩種不同的批評的主張究不過一內容的兩方面。

主觀論者的大多數完全把「主觀的」與「個人的」硬掛在粗笨的天秤的兩側了。他們所高呼的口號，大致可以「趣味」二字表出。他們的意思大

約以爲世界上有這許多人，就必有這許多不同的趣味，所以文藝不能有一定的客觀的標準。

我們的趣味 taste 不是一個單純的東西，牠是感情，想像與理知的混合體。這三種元素之中，理知可以說是超個人的，想像半是個人的，感情多半是個人的。然而想像與感情是可由理知的增加而變化的；過某程度，想像可以是超個人的；再過極端的某程度，則感情亦脫離個人氣質的影響。所以理知的分量過某程度之後，我們的趣味可以是超個人的。

文藝在鑑賞上亦可分爲悅意 Agreeable 優美 Beautiful 與完全 Perfect 三個階級。最低階級的悅意對於理知的要求較少，中間階級的優美對於理知的要求便大增加，最高階級的完全便非有充分的理知不能賞鑑了。不會見過彫刻的人，在路旁見一泥人，亦可加以稱贊，但是他見了一片著名的彫刻，倒會搖頭起來。淺薄無聊的文字，在常人口中，津津有味，但是對於一篇名文，亦不過如是如是。這都是理知不足的結果，一個 Sphinx 或一個 Laocoon 在常人眼中只是一些鬼怪的制作。

主觀論者的錯誤在以爲箇人趣味（不是理論的研究）的提高可以增加我們的鑑賞的能力。然而趣味的三元素之中，感情的增加是與感受力無多大的關係的，而想像的增加是依靠經驗的世界之擴大的。所以趣味的提高，歸根起來，究不外理知的發達。而理知的分量過某程度之後，趣味會永遠成爲超個人的。所以高級的趣味必然地是超個人的，只有低級的趣味是個人的感情的領土。這便是爲什麼一陣單調的鑼鼓聲可以使兒童傾聽，而一片粗拙的圖畫可以使常人歡喜的原因。

趣味的高低自然是相對的，同時，文藝的階級也是相對的。然而批評（希臘文 Krino）的原義不外「分別」，我們的作用能把這種「分別」爲

對象，加以「分別」的作用——這裏我們有批評一般的公準 Postulat。階級既然成立，那麼，各階級的通性便成為客觀的標準。

客觀的標準是主觀論者所誓不承認的。然而當那個 Philosophical Monk 佛蘭士 Anatole France 說「自己的靈魂在傑作中的冒險」的時候，他已經偷偷抹抹地建設了傑作一個階級了。這位 Thelemite 在把他的 Wits 鑄成金錢的時候，大約把一生二，二生四的公理撇在腦後了。

我們如果要研究批評的性質，我們不可不先關於批評所以成立的 A Priori 有切實的了解。否則我們的研究不僅得不到真的知識，我們並且沒有可以憑據的基礎。主觀論者自稱他們的工作為批評，然而他們却想把他們的公準抹殺了，雖然他們暗暗裏仍依靠着這公準。我們可以懷疑批評的可能，我們可以懷疑一切，然而這些是形而上的問題，我們一經從事批評便是永遠把這些問題肯定了。

又從批評的作用上說起來，牠的目的決不止於表現自己，牠並含有要求一般人承認的性質。我們對於僅僅表現自己的文字，只能稱為感想。所以普遍妥當性實是批評的生命。所謂客觀的不外是普遍妥當的別稱。

所以我們如果解釋「主觀的」為「超個人的」而「客觀的」為「普遍妥當的」，那麼，不僅主觀客觀的紛爭，可以免避，而且他種爭論亦可消滅於無形，對於文藝的本質的考察亦可除去不少的障礙。

這裏的真理是，除了先驗的自我之外，我們是外的世界所形成，我們是無所謂異質的自己。我們與世界是立在內包與外延的關係。這真是一種絕大的不幸。然而正因為這個緣故，蒼蠅與猩猩意識中的自然與我們的不會有實質上的差別，我們毫無羨慕牠們的必要。我們真是被限定了的，如同在一個永恆的獄裏。我們所能作為的，乃是回到純粹意識的境

地，由絕對的自我樂享創造的愉悅，或感受真善美的無限的歡喜。

然而我們如要做到這個境地，我們不可沒有一番基本的工夫。這便是批評所以重要的道理。我們可以由文藝批評介紹一些美的事物於我們的同類，也可以告訴他們所以美的道理。然而若僅就Shakespeare，或就Racine，或就Pascal，或就Goethe 關於自己說話，那麼，除非由絕對的自我立說，這種話不免是個人的感想，只對於箇人是真，不能適用於別人的。這種話不能說是批評，或者可以稱為創作。

批評如果要有權威，牠須是普遍妥當而必然的，約言時，必須是客觀的。這種工作之可能，全在純粹意識的作用。

十五年二月六日，於長沙